

翻轉了教學，翻轉得了臺灣社會嗎？

劉育忠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兼國際事務長
南臺灣實驗教育協作中心籌備計畫主持人

一、前言：再思翻轉

從「翻轉教室」到「翻轉教學」與「翻轉教育」，一時之間，臺灣教育改革運動的大旗，全都換上以「翻轉」為名的系列講座與種種推動計畫。尤其，少子化的衝擊加上十二年國教政策的推展，這次教改運動的舞臺，不但是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更加演到高中階段與高等教育的大學階段。既有了舞臺，自然也需一批教育明星/名師，挾著雜誌媒體的報導行銷與官方資源挹注配合，於是教育界開始流傳「翻轉」成功的教育故事，有了「翻轉」有效的案例、模式，終於開始行銷島外、名聞國際，成為「教育」領域的臺灣之光。

所有的成功絕對得來不易，所有改革者的初心、初衷也多是良善、單純的，但「無心插柳」卻「柳成蔭」的結果與後效是什麼？這樣的「翻轉」浪潮，到底鼓動了什麼？成就了什麼？又對臺灣教育的生態與整體社會發展的方向，促成了什麼樣的演化進路？這些是本文企圖思考的問題。

二、「翻轉」的原意：以創新科技解決教育現場課堂教學時間的安排問題

這波以「翻轉」為名的教改浪潮，一開始來自於美國「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理念的提倡。通過科技的創新，讓教師更容易以自製教學影片的方式，來改變原先在教育現場將大量教學時間花費在基本知識傳遞的教學活動設計。藉由將基本知識的學習活動改到課前，以學習者數位學習的方式進行，教師就得以將原先的教學時間用來設計成更高階的學習能力之師生互動活動，進而提升學習成效、提高學習者的學習能力。這樣一來，學習者也承擔了自身的學習任務，必須在課前完成基本能力的學習與準備，藉此提升學習者原先在課堂時間內所進行的學習活動，因此，許多「翻轉」推崇者，強調「翻轉」所可能發生的，學習者的自主學習以及高階能力的學習成效，還有所謂的以「學習者學習為中心」的創新教學。

從「翻轉教學」理念進而衍伸發展出張輝成的「學思達」、葉丙成的「B T S」模式，都在臺灣的教育圈引起了諸多的迴響，也鼓舞了許多現場的教師願意投入創新教學的行列，但也誠如王政忠（2017）提出的擔憂，「一片好評的翻轉教育，為什麼翻轉不了孩子的人生」？他以身為偏鄉教師，說出自己在偏鄉教育現場看見缺乏足夠的專業教師來穩定引領孩子，以及翻轉教育若不關注學習者的

「自學能力」與「自學態度」可能加劇城鄉學力差距的隱憂。但問題是臺灣社會當前的教育問題，真的能夠從教育現場教與學的創新和翻轉，或者是增加偏鄉專業教師與提高學習者的自學能力和態度來解決嗎？

如果無法真實地正視城鄉教育現場差異所各自面對的教育困境，以及更為關鍵的，因忽視臺灣民眾普遍的「文憑主義」、「主試教育」和「主智教育」之價值傾向，而貿然走向高教普及化所導致的教育「地位」（positional）功能之系統性失靈問題，一味只強調翻轉教學與偏鄉教學的成功案例與創新教學模式，恐怕只會是強化了當前教育界的功績主義與競爭主義，強化了以升學與就業為單一價值的教育目的，卻還是無法真正促成臺灣當前教育生態的多元演化，改善當前臺灣教育系統性功能失靈的社會問題。

三、結語：不光是翻轉教學，更要翻轉社會

也因此，臺灣需要翻轉的，不單是教育現場教學者與學習者二者之間教與學任務的調整與重心轉換，也不只是從基本知識的自學能力提升到更高階的問題解決能力。這樣的翻轉教學，充其量只是在現存的社會制度與權力結構下，用同樣的遊戲規則，無法突破主流教育的階層複製迴圈。

但真正的翻轉，唯有當我們開始翻轉，被現代經濟制度馴化，將人「物化」、「工具化」的工具理性思維，轉向強調永續的生態思維與價值理性。帶領學習者真真正正面對真實的生命情境與存在處境，體認人類存在本質上無條件具有的意義感與價值感，勇於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翻轉社會裡既成的階級與結構，恢復人之所以為人的施予性/能動性。2014 年，臺灣社會通過實驗教育三法之後，臺灣各地所蓬勃發展的實驗教育，或許正體現了另外一條更徹底的翻轉社會單一價值觀的多元教育演化進路。

參考文獻

- 王政忠（2017）。一片好評的翻轉教育，為什麼翻轉不了孩子的人生？一位偏鄉教師的教育觀察。取自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19390&type=Blog>
- Sams, A. & Bergmann, J. (2013). Flip Your Students' Learning. *Educational Leadership*, 70 (6), 16-20.